

《逐》

中文系一年級
茜茜

紫羅蘭色的彩繪芙蓉拖尾收腰長裙，配上一雙細跟尖頭淡粉色高跟鞋，我輕輕在眼尾再添上幾筆，便徐徐地下了樓。一尊大理石雕像般直立着的婆婆由上向下將我打量了一番，然後滿意地點點頭，我輕舒了一口氣。手中的電話震動了一下，我立即查看着短訊：「今晚太忙，不回了。」我垂下頭，小心翼翼地將丈夫的碗筷收起，餐具偶而碰撞在一起，發出清脆的聲響，我瞄到婆婆的眉心皺了一下。

端坐在金碧輝煌的客廳裏，未吃晚餐卻絲毫沒有餓的感覺。我一直保持着一個優美的坐姿，彷彿化身為一座冰冷的青瓷，不時彎下身撫摸被磨得紅腫的腳跟。天花懸掛着的水晶燈發放出刺眼的光芒，照得我暈頭轉向。我觀賞着牆上精緻的浮雕，不敢輕舉妄動，也許怕碰壞，也許擔心刮花我鑲滿鑽石的指甲。我又回去端坐在那裏，連呼吸也小心翼翼，耳垂上淡藍色的水晶耳墜將我釘成樣本，置放在這個包裝為「家」的金色的盒子裏，被微塵覆蓋。我也是一隻被美麗盒子吸引的螞蟻，掉了進去，才發現沒有空氣快要窒息。

返回房間，我馬上脫下將我綑綁的緊身裙。望着牆上的結婚相片，相中人何時變得如此陌生？我們的關係何時單薄得只剩下一張薄紙的重量？巨大的相框將我緊緊框住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想要逃！

於是今夜，我偷偷地溜了出去。

深藍色的天空懸掛着一輪皎潔的圓月，柔和的月光沿着屋檐滴滴答答地流淌，落到我的肩頸上，拉長了我的身影。我輕輕撫摸着葉脈上的自然浮雕，樹木在夜裏悄悄點了一炷香，散發出濃郁而獨特的氣味。黑夜的天空彷彿一匹巨大的緞布，上面點綴着顆顆耀眼的鑽石。天上的繁星緊緊連成一線，牽牛星、織女星、北斗星竊竊私語。有的耐不住寂寞，紛紛跳到我的指甲上來。緘默的老樹在不起眼的一角獨享這寧靜晚上的美妙，黑蟻在敗葉上來回奔走，它已經從美麗盒子逃出來了嗎？

我慢慢地走回市區，一個屹立在市中心的籃球場依舊亮着燈，內裏傳來熱烈的歡呼聲和我曾經最為熟悉的籃球碰撞的聲音。望着那群自由自在、散發着朝陽般青春氣息的年輕人，我彷彿將電影倒帶了，回到那個最快樂、最自由的時光；回到那個沒有收腰長裙，沒有尖頭高跟鞋，沒有禮節，沒有束縛的從前。我顧不上鑲鑽的指甲，進去與他們打成一片。

我曾經也是這樣，穿着最普通的白色襯衫和洗得發白的牛仔褲，在學校籃球場上放肆地奔跑，不優雅，甚至不修邊幅，但卻不用管他人的目光。然而，在翠綠山谷放聲歌唱的黃鶯突然有一天被鎖進密封的名為「家」的鳥籠，披着

文苑

華麗的衣裝卻僵化成了一副麻木的標本，最後在窒息中慢慢死去。

丈夫在凌晨發來短訊，說買了我愛吃的豆腐花，還記得幫我加了雙倍糖漿。他始終還是會歸家的。然而我並不喜歡吃甜食。我說我在打籃球，他催促我趕快回家：「被人看到我的妻子半夜三更還在外面與人粗魯地搶球，成何體統？」

籠中鳥自願投進牢獄，亦只可一生被重重枷鎖綑綁。然而今夜，就只是今夜，我不想回家。